

日前，一名母親在北京地鐵上無遮蓋哺乳，被網友拍下照片上傳網路，並稱「公共場所注意舉止，不要裸露性器官」。接着，圍繞此事，坊間展開了一場爭議。

一方說，在像地鐵、公共汽車這樣人多的公共場所，母親當衆給孩子哺乳是不雅觀的，有傷風化，是一種不文明行為。當事人應當事先準備方便的乳品或注意隱蔽。公共場所最基本的規則是不該給別人造成不良影響，所以任何人在公共場所都不應該抽煙，不應隨地大小便，不應裸露肉體，不應有任何其他不體面的行為。

另一方說，沒有哪個心智健全的女性樂意在公共場所裸露自己的敏感部位。每個正常的女性在為人母之前和之後都是自尊自愛、顧及體面的。只是她們在成為母親之後，永遠把孩子的需求放在自我之上，這難道不應感佩母愛的偉大嗎？

兩種議論，都有一定道理，因為他們所議論的本來就不是一件非黑即白的事。這番議論，並非沒有意義。雙方的看法，值得做母親的和其他人認真思考。至於那位把照片發到網上的網友，恐怕是做得有些「出格」了，因為你立論就將母親乳房視為不該暴露的「性器官」呀。現在是傳媒發達的時代，有人動不動就將什麼照片或視頻公之於衆。實際上，你的求真如果缺少了求善的支撐，是不可行的。大地震後，那些慘烈的情景，記者實拍下來，電視台並不向公衆播放，或播放時部分遮掩，此類做法是有道理的。

我們是個人口大國，溫飽問題解決後，人們生活方式日益多樣化，加上又處在城市化的轉型期，彼此之間距離交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於是磕磕碰碰的事越來越多。除了廣場舞，還有餵狗、吃狗肉之類，隔一陣子，就會迸出個題目引起人們熱議一番。議論之中，「寬容」一詞會頻頻出現。竊以為，比「寬容」更恰當的應當是「尊重」兩個字。「寬容」似有幾分「我對他不對」的含義，有幾分高高在上的心態。尊重他人則本該是公民社會人人都應具備的基本品格。李克強總理多次講到「法無禁止皆可為」。任何人，不要想像自己是站在一塊「道德高地」上，可以拿着個「電筒——光照別人」。這種思維方式，要改一改了。

近日，成都街頭上演浪漫一幕。一個小伙子策劃現場閃電求婚，找了一幫朋友助興，又是跳又是唱，氣氛十分溫馨。他本想一招制敵，沒想到他心儀的女神不按套路出牌，先是十分感動，含情脈脈，然後，接過鑽戒一看，馬上臉色大變，退還鑽戒，扭身就走。原來是因為小伙子的鑽戒不達標，沒有達到一克拉（香港稱克拉為卡）。

看來，愛情是有分量的，鑽戒若達到一克拉的重量，成都小伙子就能贏得愛情，抱得美人歸；分量若不達標，那就拜拜吧！如今，新人結婚都時興送鑽戒，這恐怕多多少少也是受明星名人們的影響。明星結婚，大小媒體連篇累牘報道，注意力都放在那奢華的婚禮上，而報道重點之一，就是他們的結婚鑽戒。梁朝偉給劉嘉玲買的鑽戒十二克拉，名列前茅；汪峰給章子怡求婚買的鑽戒五點三克拉，算是榜眼；屈居其次；黃曉明給老婆買的鑽戒五點五克拉，算是榜眼；霍啓剛給郭晶晶買的鑽戒最小，只有三克拉，就那也得價值過百萬元。

可內地一個普通上班族，剛工作沒幾年，每月工資也就是三五千元，積蓄不多，要買一枚克拉價值將近十萬元或更貴的鑽戒，也確實有些勉為其難。因為他還要為結婚買房買車辦婚禮，花錢的地方多着呢。可是你的克拉不夠分量，就打不動情人的芳心，任你布置再熱鬧再別致的求婚儀式，也只得鑽羽而歸，眼睜睜地看著「你的愛情鳥飛走了」。

然而，鑽戒越重愛情就越重嗎，也未必。就說這幾年那些勞燕分飛的明星，那些反目成仇的名流，當初結婚時手上的鑽戒也曾光彩熠熠，閃瞎人眼，分量夠重，樣子夠俏，可啥也擋不住緣盡情絕。大婚時那些閃閃發光的「克拉」鑽戒，都成了絕妙的諷刺。

要論愛情信物重量，漢武帝的「金屋藏嬌」可是世上頭一份，造一座能住人的金屋子，怎麼着也得好幾噸黃金吧？可後來，移情別戀的劉徹還是把皇后陳阿嬌打入冷宮，投入新寵衛子夫的懷抱，當初的愛呀情呀都風吹雲散，阿嬌也鬱鬱而終。

早幾十年，那時人心淳樸，不事浮華，當然也沒那個條件。許多人根本就沒聽說過什麼「克拉」鑽戒，也親親熱熱地把婚結了，把孩子生了，恩恩愛愛地過了一輩子。當然，凡事都要與時俱進，婚姻也是如此，不能老是回頭看，用昔日的標準來衡量今天的婚戀。今日而論，若有條件，買隻鑽戒，臉上有光，心裏高興，讓人羨慕，也是美事一樁；若手頭不寬裕，暫時無力問津鑽戒，那就不要打腫臉充胖子，傾家蕩產也要「克拉」一回。像成都那位「克拉女」，僅因為鑽戒不夠一克拉，就拒絕求婚，也未免太物質了，海誓山盟的愛情莫非還抵不上那輕飄飄的一克拉的重量嗎？

據說，時下內地的年輕女子心裏都有個「克拉情結」，不管買得起買不起，收到沒收到鑽戒，都會「離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因為在她們看來，那就是愛情的最佳象徵。這種心情，男人們其實是完全理解的，他們即使一時無法滿足愛人的願望，嘴上不說，心裏總是惦記着的。前不久，哈爾濱就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老漢，花了八萬多元給老伴買了一枚一克拉鑽戒，算是還了自己一輩子的夙願。老太太一邊嘴上說「太貴了，不要」，一邊美滋滋地戴在手上，心裏都樂開了花。

愛情的分量，歸根結底還是體現在心裏，心裏有你，愛情就有分量；心裏沒你，就是戴上一公斤重的鑽戒也沒用！當初，內地珠寶商人李厚森送給李湘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七彩鑽石，但後來還是分道揚鑣了啊！

我們是個人口大國，溫飽問題解決後，人們生活方式日益多樣化，加上又處在城市化的轉型期，彼此之間距離交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於是磕磕碰碰的事越來越多。除了廣場舞，還有餵狗、吃狗肉之類，隔一陣子，就會迸出個題目引起人們熱議一番。議論之中，「寬容」一詞會頻頻出現。竊以為，比「寬容」更恰當的應當是「尊重」兩個字。「寬容」似有幾分「我對他不對」的含義，有幾分高高在上的心態。尊重他人則本該是公民社會人人都應具備的基本品格。李克強總理多次講到「法無禁止皆可為」。任何人，不要想像自己是站在一塊「道德高地」上，可以拿着個「電筒——光照別人」。這種思維方式，要改一改了。

小可早到到東莞展覽館，參觀「擁抱吉祥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希熱布大師唐卡藝術展」，別開生面，大開眼界。

展覽名目開首是「擁抱吉祥」。「吉祥」，對一般平民百姓來說是幸運、祥瑞、吉利好徵兆；對僧人而言，更是好上加好，那是始自元朝帝王授予僧人的美號。「擁抱吉祥」，愛美好之熱切情懷躍然紙上。

唐卡又名唐嘎、唐喀，藏文音譯，藏族文化中一種獨特藝術，是用彩綢織物裝裱之後懸掛供奉的藏傳佛教卷軸繪畫，題材涉及藏族歷史、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

果洛·希熱布大師，藏僧畫家，唐卡藝術水準高超，十歲起學藝，至今三十多載。他每製作一幅唐卡，必先觀修：靜坐，放鬆自己的身體，反覆思考、反覆觀想、反覆領悟特定內容。累了就靜靜休息一會兒，然後再去思考、觀想、領悟，與佛法相結合，以獲取智慧。作畫時心神祥和、寧靜，氣不散亂，人物的眼睛最後才畫上去。作品能展現非凡活力，正是這樣的寧靜心情使然。每年冬季，閉關修行，也是希熱布大師所必做的。

參觀唐卡展覽，個人頗感興趣的是手繪布面

聽聞這樣的事情，總讓人頗有感觸：浙江金華市婺城區的有些街道，在群眾中設立了專門負責收集治安、鄰里糾紛、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民情資訊員，他們是維護社區穩定和化解家庭鄰里之間糾紛的調解員，對維護社區和諧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杭州市翠苑社區的社區幹部，為社區的孤寡老人窗外掛有小紅燈、小電鈴。遇到急事難事，白天掛出黃手絹，夜裏擰亮小紅燈，小電鈴也隨之會響起來，社區的幹部就會立馬前去救助，得以及時幫助和悉心照顧。

事情看來普通微小，卻很是撼動人心。民情資訊員顯示的正是平安工程中「草根機制」的力量，效果很是明顯。而普普通通的黃手絹和小紅燈，在不少老人們的眼裏，分量很重，是借助緊急電話「120」、「110」以外的又一條救助通道，平時沒有急事，心中踏實，要緊關頭又能得到及時援助。

為民助民，少不了顆顆責任心與拳拳愛人心，這需要拿出實招高招與新招，所謂為民之事當有創新之舉！但分量重的「大手筆」作品，往往是由小狼毫用微動作描繪而成，這也正如小型製作的公益電影的教育作用不可小視一樣，我們也要重視微創意，小創新。事實上工作和生活也不可能沒有這麼多的大創新和大動作。而在各地基層，這種來自下面的草根智慧和逐步形成的微創意可謂不少，其魅力也可謂不小。我們省市搞的「民情議事廳」讓人讚揚，「百姓銀行」服務群眾，「錢塘老娘舅」為民解憂……凡此種種，無不體現出人民群眾的智慧和能量，我們要更有效地運用這些寶貴的微創意，讓其在構建和諧社會，提高幸福指數中發揮大作用。

有一首歌叫《塞北的雪》，在這首歌中，塞北的雪，就像江南的細雨，嫵媚而瀟灑而動人。其實，現實中的雪畢竟是冬日而來，肅殺而寒冷。而且，塞北的雪與塞北的風好有一比，都非常強勁粗獷。只是塞北的風更為平常，在塞北就有一說，塞北的風啊，一年颳一場，從春颳到冬。

古代，塞北指的是長城以北。在現代，塞北指的是今山西北部（大同、朔州一帶）、內蒙古、寧夏、甘肅、陝西北部等地區。實際上，現在的塞北就指的是我國北部地區。塞北的特色就是風大，在曾是察哈爾省府的張家口，過去就常颳「大黃風」，張家口也被稱為苦寒之地。近些年來，華北大地也常被沙塵暴所籠罩所襲擾。可以說，塞北經常出現風災，對農業生產極為不利，老百姓深受其害。然而，風不是老天爺送給人類的災難，而是老天爺送給人類的清潔能源，就看人類會不會利用。塞北具有巨大的風力資源，僅張家口，目前就有風電裝機容量六百五十六點七萬千瓦，已經併網六百一十四點六萬千瓦，為全國第一。張家口已經稱為名副其實的「中國風電第一市」。

在古代，風也被賦予美好的想像，古今中外讚美風的詩歌很多。漢高祖劉邦就曾經對酒當歌一曲《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表達了劉邦維護天下統一的豪情壯志。到了現代，張家口的一名官員也曾作過一首「大風歌」：有了太陽吹就有了風，呼啦啦啦啦颳起來就颳個不停。一年要是颳兩季吹，一颳就是半年整。有了太陽吹就有了風，呼啦啦啦啦颳起來就颳個不停，安上那個風機哎，突突突地轉，不用燃煤發了電，高效（環保）又節能。觀念已變天地寬，祖國大地又添靚景，風兒能吃又能喝，再強我也唱大風。

風是使者，送給人類的是「能吃又能喝」的清潔能源。據稱，我國的風能儲量為三十二億千瓦，可開發的裝機容量約二百五十三億千瓦，居世界首位，張家口風能資源開發量也達二千萬千瓦以上。一九九三年，長城風電二十四台風機就開始安裝建設，是全國最早一批風電基地。二〇〇二年，張家口風電開始進入大規模建設階段，二〇〇七年，壩上地區獲批為國家首個百萬千瓦級風電示範基地，五大發電集團都在張家口建設開發風電資源。張北的野狐嶺，赤城的獨石口，不再是單純的自然風光旅遊區，現在也是風電發展的觀光勝地。

由於科技的發展，風不再是單純的空氣流動引起的自然現象，也已經成了一種可以再生的風力資源，可以發電，造福人類。目前，內地風電供暖正在「破冰」前行，張家口正在全力推進兩個風電供暖試點專案，北京延慶的風電供暖規劃編制處於調研階段。據稱，風電供暖可以節省百分之五十的取暖費用，按現在的話說也是民心工程。塞北的風，一年四季都在颳，也就是說這種風力資源是源源不斷的，也就是說塞北的風送來的不只是涼爽，即使是冬季也給人類送來「溫暖」和經濟效益。塞北的風，無論是大風，還是微風，都是美妙的音符，都在為人類彈奏着風之讚歌，塞北人民就是那音弦上的舞者。

革命一與「偉大領袖」，那時正在進行之中的「大躍進」，關進監獄很多年，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後，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才被釋放。而這時，她已經三十出頭了，錯過了結婚的最佳年齡。所以，這之後的幾十年，她一直單身。這是後話。而在那個年代，把這樣的說法叫做「大義滅親」，是受到高度肯定和讚譽的做派。不過，對於這樣的做派，我的內心深處總是充滿懷疑和恐懼，原因是我總覺得，一個人假如就連骨肉兄弟都如此絕情的話，那麼，對於其他人，還不是更如此？如此這般，我們還能相信誰？

近讀《戰國策·魏策》方才知道，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有類似的做法：「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羹，樂羊謂諸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身為魏將的樂羊，帶兵進攻中山國，中山國作為最爾小國，國力十分有限，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山國的國君拿魏軍沒辦法，只能拿魏將樂羊的兒子撒氣：將他煮成人肉羹送給樂羊。這一報復方式無疑有些殘酷，有些非人性；但是，作為做父親的樂羊，安坐於軍帳之中吃起拿自己的兒子做成的肉羹，並且一吃就是一大杯，無疑更加殘酷、更加非人性。對於樂羊這樣的表現，魏文侯的最初反應是有些驚訝，但又有些欣慰。為什麼驚訝自不必說，但又欣慰或許則是因為他感到樂羊將國家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上，是忠心耿耿的表現。然而，魏文侯手下的臣子睹師贊的那句話，還是給了他必要的提醒：連兒子的肉都吃了，還有誰的肉他不敢吃呢？這話的弦外之音乃是任何人都能聽得出來的：如此太過絕情的人，既然可以這樣對待自己的兒子，不也同樣可以這樣對待任何人？所以，

讀小學四年級的時，我有一位同學某一日檢舉發覺了他在紡織廠工作的姐姐的罪行：她給某個機關寫了一封匿名信，「惡毒攻擊」那時正在進行之中的「大躍進」。結果她因此被判了「現行」，關進監獄很多年，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後，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才被釋放。而這時，她已經三十出頭了，錯過了結婚的最佳年齡。所以，這之後的幾十年，她一直單身。這是後話。而在那個年代，把這樣的說法叫做「大義滅親」，是受到高度肯定和讚譽的做派。不過，對於這樣的做派，我的內心深處總是充滿懷疑和恐懼，原因是我總覺得，一個人假如就連骨肉兄弟都如此絕情的話，那麼，對於其他人，還不是更如此？如此這般，我們還能相信誰？

近讀《戰國策·魏策》方才知道，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有類似的做法：「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羹，樂羊謂諸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身為魏將的樂羊，帶兵進攻中山國，中山國作為最爾小國，國力十分有限，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山國的國君拿魏軍沒辦法，只能拿魏將樂羊的兒子撒氣：將他煮成人肉羹送給樂羊。這一報復方式無疑有些殘酷，有些非人性；但是，作為做父親的樂羊，安坐於軍帳之中吃起拿自己的兒子做成的肉羹，並且一吃就是一大杯，無疑更加殘酷、更加非人性。對於樂羊這樣的表現，魏文侯的最初反應是有些驚訝，但又有些欣慰。為什麼驚訝自不必說，但又欣慰或許則是因為他感到樂羊將國家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上，是忠心耿耿的表現。然而，魏文侯手下的臣子睹師贊的那句話，還是給了他必要的提醒：連兒子的肉都吃了，還有誰的肉他不敢吃呢？這話的弦外之音乃是任何人都能聽得出來的：如此太過絕情的人，既然可以這樣對待自己的兒子，不也同樣可以這樣對待任何人？所以，

儘管說樂羊最後攻下了中山，為魏國立下了大功，魏文侯也對他的功勳予以了賞賜，但是從之後對他也有所警惕，對他的忠心有所懷疑。

對諸師贊其人，今天的我們了解十分有限。但是，僅僅是憑這樣一句話，我們就可以斷定，這是一個非常冷靜和理性的人。他考慮問題的角度和深度，讓人十分讚嘆：一般而言，人們恐怕多會站在魏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樂羊吃拿自己的兒子做成的肉羹，誇說是對魏國、魏文侯的忠誠；但是，諸師贊從常人、常理的角度切入，卻發現了樂羊此舉不合人情、不合常理的地方。在此基礎上，他更是推斷，一個人假如就連自己的兒子都毫不在乎，眼不眨心不跳地喝下其子做成的肉羹，那麼，其內心之殘忍，一定無與倫比，什麼人都可以食之。而他這一異常深刻的分析，最終也讓魏文侯恍然大悟。

樂羊為什麼如此冷酷和絕情，是讓人感興趣的另一個問題。難道說是他從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就是這樣？平心而論這樣的家庭教育似乎其微。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只要是人，那麼，都會有「不忍」之心，因此，做父母的作為人，誰會對孩子進行這樣的教養？會不會是他從「私塾」裏，從他的老師那裏學來的？這可能性也不大，因為昔日「私塾」所傳之「道」，還不是以儒家學說為主旋律？而儒家那可是相當重人性、講人情的，孔子的「為親者諱」就是很好的證明。不是父母所教，又不是官府所宣導，進而形成了一定的氛圍，影響了樂羊的人生觀的？這是有可能的。因為對於魏文侯們來說，培育一大批可以為國家不惜「大義滅親」的臣民，對於鞏固其政權是有益的；所以，在那個年代魏國有關內容。同時，魏文侯一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中蘊含的沾沾自喜也讓人難免產生這樣的懷疑。

但是，鼓吹這樣的「思想」，提倡這樣的做法的危險又是巨大的：當公衆一個個都失去了人性、人情的時候，彼此不都成了為鬼難？在這樣的背景下，誰還會安全感？社會還能和諧和穩定嗎？而在那個並不遙遠的年代，一度不就是這樣的情況嗎？

革命一與「偉大領袖」，那時正在進行之中的「大躍進」，關進監獄很多年，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後，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才被釋放。而這時，她已經三十出頭了，錯過了結婚的最佳年齡。所以，這之後的幾十年，她一直單身。這是後話。而在那個年代，把這樣的說法叫做「大義滅親」，是受到高度肯定和讚譽的做派。不過，對於這樣的做派，我的內心深處總是充滿懷疑和恐懼，原因是我總覺得，一個人假如就連骨肉兄弟都如此絕情的話，那麼，對於其他人，還不是更如此？如此這般，我們還能相信誰？

近讀《戰國策·魏策》方才知道，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有類似的做法：「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羹，樂羊謂諸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身為魏將的樂羊，帶兵進攻中山國，中山國作為最爾小國，國力十分有限，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山國的國君拿魏軍沒辦法，只能拿魏將樂羊的兒子撒氣：將他煮成人肉羹送給樂羊。這一報復方式無疑有些殘酷，有些非人性；但是，作為做父親的樂羊，安坐於軍帳之中吃起拿自己的兒子做成的肉羹，並且一吃就是一大杯，無疑更加殘酷、更加非人性。對於樂羊這樣的表現，魏文侯的最初反應是有些驚訝，但又有些欣慰。為什麼驚訝自不必說，但又欣慰或許則是因為他感到樂羊將國家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上，是忠心耿耿的表現。然而，魏文侯手下的臣子睹師贊的那句話，還是給了他必要的提醒：連兒子的肉都吃了，還有誰的肉他不敢吃呢？這話的弦外之音乃是任何人都能聽得出來的：如此太過絕情的人，既然可以這樣對待自己的兒子，不也同樣可以這樣對待任何人？所以，

儘管說樂羊最後攻下了中山，為魏國立下了大功，魏文侯也對他的功勳予以了賞賜，但是從之後對他也有所警惕，對他的忠心有所懷疑。

對諸師贊其人，今天的我們了解十分有限。但是，僅僅是憑這樣一句話，我們就可以斷定，這是一個非常冷靜和理性的人。他考慮問題的角度和深度，讓人十分讚嘆：一般而言，人們恐怕多會站在魏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樂羊吃拿自己的兒子做成的肉羹，誇說是對魏國、魏文侯的忠誠；但是，諸師贊從常人、常理的角度切入，卻發現了樂羊此舉不合人情、不合常理的地方。在此基礎上，他更是推斷，一個人假如就連自己的兒子都毫不在乎，眼不眨心不跳地喝下其子做成的肉羹，那麼，其內心之殘忍，一定無與倫比，什麼人都可以食之。而他這一異常深刻的分析，最終也讓魏文侯恍然大悟。

樂羊為什麼如此冷酷和絕情，是讓人感興趣的另一個問題。難道說是他從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就是這樣？平心而論這樣的家庭教育似乎其微。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只要是人，那麼，都會有「不忍」之心，因此，做父母的作為人，誰會對孩子進行這樣的教養？會不會是他從「私塾」裏，從他的老師那裏學來的？這可能性也不大，因為昔日「私塾」所傳之「道」，還不是以儒家學說為主旋律？而儒家那可是相當重人性、講人情的，孔子的「為親者諱」就是很好的證明。不是父母所教，又不是官府所宣導，進而形成了一定的氛圍，影響了樂羊的人生觀的？這是有可能的。因為對於魏文侯們來說，培育一大批可以為國家不惜「大義滅親」的臣民，對於鞏固其政權是有益的；所以，在那個年代魏國有關內容。同時，魏文侯一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中蘊含的沾沾自喜也讓人難免產生這樣的懷疑。

但是，鼓吹這樣的「思想」，提倡這樣的做法的危險又是巨大的：當公衆一個個都失去了人性、人情的時候，彼此不都成了為鬼難？在這樣的背景下，誰還會安全感？社會還能和諧和穩定嗎？而在那個並不遙遠的年代，一度不就是這樣的情況嗎？



愛情的分量

近日，成都街頭上演浪漫一幕。一個小伙子策劃現場閃電求婚，找了一幫朋友助興，又是跳又是唱，氣氛十分溫馨。他本想一招制敵，沒想到他心儀的女神不按套路出牌，先是十分感動，含情脈脈，然後，接過鑽戒一看，馬上臉色大變，退還鑽戒，扭身就走。原來是因為小伙子的鑽戒不達標，沒有達到一克拉（香港稱克拉為卡）。

看來，愛情是有分量的，鑽戒若達到一克拉的重量，成都小伙子就能贏得愛情，抱得美人歸；分量若不達標，那就拜拜吧！如今，新人結婚都時興送鑽戒，這恐怕多多少少也是受明星名人們的影響。明星結婚，大小媒體連篇累牘報道，注意力都放在那奢華的婚禮上，而報道重點之一，就是他們的結婚鑽戒。梁朝偉給劉嘉玲買的鑽戒十二克拉，名列前茅；汪峰給章子怡求婚買的鑽戒五點三克拉，算是榜眼；屈居其次；黃曉明給老婆買的鑽戒五點五克拉，算是榜眼；霍啓剛給郭晶晶買的鑽戒最小，只有三克拉，就那也得價值過百萬元。

可內地一個普通上班族，剛工作沒幾年，每月工資也就是三五千元，積蓄不多，要買一枚克拉價值將近十萬元或更貴的鑽戒，也確實有些勉為其難。因為他還要為結婚買房買車辦婚禮，花錢的地方多着呢。可是你的克拉不夠分量，就打不動情人的芳心，任你布置再熱鬧再別致的求婚儀式，也只得鑽羽而歸，眼睜睜地看著「你的愛情鳥飛走了」。

然而，鑽戒越重愛情就越重嗎，也未必。就說這幾年那些勞燕分飛的明星，那些反目成仇的名流，當初結婚時手上的鑽戒也曾光彩熠熠，閃瞎人眼，分量夠重，樣子夠俏，可啥也擋不住緣盡情絕。大婚時那些閃閃發光的「克拉」鑽戒，都成了絕妙的諷刺。

要論愛情信物重量，漢武帝的「金屋藏嬌」可是世上頭一份，造一座能住人的金屋子，怎麼着也得好幾噸黃金吧？可後來，移情別戀的劉徹還是把皇后陳阿嬌打入冷宮，投入新寵衛子夫的懷抱，當初的愛呀情呀都風吹雲散，阿嬌也鬱鬱而終。

早幾十年，那時人心淳樸，不事浮華，當然也沒那個條件。許多人根本就沒聽說過什麼「克拉」鑽戒，也親親熱熱地把婚結了，把孩子生了，恩恩愛愛地過了一輩子。當然，凡事都要與時俱進，婚姻也是如此，不能老是回頭看，用昔日的標準來衡量今天的婚戀。今日而論，若有條件，買隻鑽戒，臉上有光，心裏高興，讓人羨慕，也是美事一樁；若手頭不寬裕，暫時無力問津鑽戒，那就不要打腫臉充胖子，傾家蕩產也要「克拉」一回。像成都那位「克拉女」，僅因為鑽戒不夠一克拉，就拒絕求婚，也未免太物質了，海誓山盟的愛情莫非還抵不上那輕飄飄的一克拉的重量嗎？

據說，時下內地的年輕女子心裏都有個「克拉情結」，不管買得起買不起，收到沒收到鑽戒，都會「離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因為在她們看來，那就是愛情的最佳象徵。這種心情，男人們其實是完全理解的，他們即使一時無法滿足愛人的願望，嘴上不說，心裏總是惦記着的。前不久，哈爾濱就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老漢，花了八萬多元給老伴買了一枚一克拉鑽戒，算是還了自己一輩子的夙願。老太太一邊嘴上說「太貴了，不要」，一邊美滋滋地戴在手上，心裏都樂開了花。

愛情的分量，歸根結底還是體現在心裏，心裏有你，愛情就有分量；心裏沒你，就是戴上一公斤重的鑽戒也沒用！當初，內地珠寶商人李厚森送給李湘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七彩鑽石，但後來還是分道揚鑣了啊！

小可早到到東莞展覽館，參觀「擁抱吉祥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希熱布大師唐卡藝術展」，別開生面，大開眼界。

展覽名目開首是「擁抱吉祥」。「吉祥」，對一般平民百姓來說是幸運、祥瑞、吉利好徵兆；對僧人而言，更是好上加好，那是始自元朝帝王授予僧人的美號。「擁抱吉祥」，愛美好之熱切情懷躍然紙上。

唐卡又名唐嘎、唐喀，藏文音譯，藏族文化中一種獨特藝術，是用彩綢織物裝裱之後懸掛供奉的藏傳佛教卷軸繪畫，題材涉及藏族歷史、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

果洛·希熱布大師，藏僧畫家，唐卡藝術水準高超，十歲起學藝，至今三十多載。他每製作一幅唐卡，必先觀修：靜坐，放鬆自己的身體，反覆思考、反覆觀想、反覆領悟特定內容。累了就靜靜休息一會兒，然後再去思考、觀想、領悟，與佛法相結合，以獲取智慧。作畫時心神祥和、寧靜，氣不散亂，人物的眼睛最後才畫上去。作品能展現非凡活力，正是這樣的寧靜心情使然。每年冬季，閉關修行，也是希熱布大師所必做的。

參觀唐卡展覽，個人頗感興趣的是手繪布面

聽聞這樣的事情，總讓人頗有感觸：浙江金華市婺城區的有些街道，在群眾中設立了專門負責收集治安、鄰里糾紛、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民情資訊員，他們是維護社區穩定和化解家庭鄰里之間糾紛的調解員，對維護社區和諧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杭州市翠苑社區的社區幹部，為社區的孤寡老人窗外掛有小紅燈、小電鈴。遇到急事難事，白天掛出黃手絹，夜裏擰亮小紅燈，小電鈴也隨之會響起來，社區的幹部就會立馬前去救助，得以及時幫助和悉心照顧。

事情看來普通微小，卻很是撼動人心。民情資訊員顯示的正是平安工程中「草根機制」的力量，效果很是明顯。而普普通通的黃手絹和小紅燈，在不少老人們的眼裏，分量很重，是借助緊急電話「120」、「110」以外的又一條救助通道，平時沒有急事，心中踏實，要緊關頭又能得到及時援助。

為民助民，少不了顆顆責任心與拳拳愛人心，這需要拿出實招高招與新招，所謂為民之事當有創新之舉！但分量重的「大手筆」作品，往往是由小狼毫用微動作描繪而成，這也正如小型製作的公益電影的教育作用不可小視一樣，我們也要重視微創意，小創新。事實上工作和生活也不可能沒有這麼多的大創新和大動作。而在各地基層，這種來自下面的草根智慧和逐步形成的微創意可謂不少，其魅力也可謂不小。我們省市搞的「民情議事廳」讓人讚揚，「百姓銀行」服務群眾，「錢塘老娘舅」為民解憂……凡此種種，無不體現出人民群眾的智慧和能量，我們要更有效地運用這些寶貴的微創意，讓其在構建和諧社會，提高幸福指數中發揮大作用。

有一首歌叫《塞北的雪》，在這首歌中，塞北的雪，就像江南的細雨，嫵媚而瀟灑而動人。其實，現實中的雪畢竟是冬日而來，肅殺而寒冷。而且，塞北的雪與塞北的風好有一比，都非常強勁粗獷。只是塞北的風更為平常，在塞北就有一說，塞北的風啊，一年颳一場，從春颳到冬。

古代，塞北指的是長城以北。在現代，塞北指的是今山西北部（大同、朔州一帶）、內蒙古、寧夏、甘肅、陝西北部等地區。實際上，現在的塞北就指的是我國北部地區。塞北的特色就是風大，在曾是察哈爾省府的張家口，過去就常颳「大黃風」，張家口也被稱為苦寒之地。近些年來，華北大地也常被沙塵暴所籠罩所襲擾。可以說，塞北經常出現風災，對農業生產極為不利，老百姓深受其害。然而，風不是老天爺送給人類的災難，而是老天爺送給人類的清潔能源，就看人類會不會利用。塞北具有巨大的風力資源，僅張家口，目前就有風電裝機容量六百五十六點七萬千瓦，已經併網六百一十四點六萬千瓦，為全國第一。張家口已經稱為名副其實的「中國風電第一市」。

在古代，風也被賦予美好的想像，古今中外讚美風的詩歌很多。漢高祖劉邦就曾經對酒當歌一曲《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表達了劉邦維護天下統一的豪情壯志。到了現代，張家口的一名官員也曾作過一首「大風歌」：有了太陽吹就有了風，呼啦啦啦啦颳起來就颳個不停。一年要是颳兩季吹，一颳就是半年整。有了太陽吹就有了風，呼啦啦啦啦颳起來就颳個不停，安上那個風機哎，突突突地轉，不用燃煤發了電，高效（環保）又節能。觀念已變天地寬，祖國大地又添靚景，風兒能吃又能喝，再強我也唱大風。

風是使者，送給人類的是「能吃又能喝」的清潔能源。據稱，我國的風能儲量為三十二億千瓦，可開發的裝機容量約二百五十三億千瓦，居世界首位，張家口風能資源開發量也達二千萬千瓦以上。一九九三年，長城風電二十四台風機就開始安裝建設，是全國最早一批風電基地。二〇〇二年，張家口風電開始進入大規模建設階段，二〇〇七年，壩上地區獲批為國家首個百萬千瓦級風電示範基地，五大發電集團都在張家口建設開發風電資源。張北的野狐嶺，赤城的獨石口，不再是單純的自然風光旅遊區，現在也是風電發展的觀光勝地。

由於科技的發展，風不再是單純的空氣流動引起的自然現象，也已經成了一種可以再生的風力資源，可以發電，造福人類。目前，內地風電供暖正在「破冰」前行，張家口正在全力推進兩個風電供暖試點專案，北京延慶的風電供暖規劃編制處於調研階段。據稱，風電供暖可以節省百分之五十的取暖費用，按現在的話說也是民心工程。塞北的風，一年四季都在颳，也就是說這種風力資源是源源不斷的，也就是說塞北的風送來的不只是涼爽，即使是冬季也給人類送來「溫暖」和經濟效益。塞北的風，無論是大風，還是微風，都是美妙的音符，都在為人類彈奏着風之讚歌，塞北人民就是那音弦上的舞者。

革命一與「偉大領袖」，那時正在進行之中的「大躍進」，關進監獄很多年，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後，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才被釋放。而這時，她已經三十出頭了，錯過了結婚的最佳年齡。所以，這之後的幾十年，她一直單身。這是後話。而在那個年代，把這樣的說法叫做「大義滅親」，是受到高度肯定和讚譽的做派。不過，對於這樣的做派，我的內心深處總是充滿懷疑和恐懼，原因是我總覺得，一個人假如就連骨肉兄弟都如此絕情的話，那麼，對於其他人，還不是更如此？如此這般，我們還能相信誰？

近讀《戰國策·魏策》方才知道，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有類似的做法：「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羹，樂羊謂諸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身為魏將的樂羊，帶兵進攻中山國，中山國作為最爾小國，國力十分有限，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山國的國君拿魏軍沒辦法，只能拿魏將樂羊的兒子撒氣：將他煮成人肉羹送給樂羊。這一報復方式無疑有些殘酷，有些非人性；但是，作為做父親的樂羊，安坐於軍帳之中吃起拿自己的兒子做成的肉羹，並且一吃就是一大杯，無疑更加殘酷、更加非人性。對於樂羊這樣的表現，魏文侯的最初反應是有些驚訝，但又有些欣慰。為什麼驚訝自不必說，但又欣慰或許則是因為他感到樂羊將國家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上，是忠心耿耿的表現。然而，魏文侯手下的臣子睹師贊的那句話，還是給了他必要的提醒：連兒子的肉都吃了，還有誰的肉他不敢吃呢？這話的弦外之音乃是任何人都能聽得出來的：如此太過絕情的人，既然可以這樣對待自己的兒子，不也同樣可以這樣對待任何人？所以，

儘管說樂羊最後攻下了中山，為魏國立下了大功，魏文侯也對他的功勳予以了賞賜，但是從之後對他也有所警惕，對他的忠心有所懷疑。

對諸師贊其人，今天的我們了解十分有限。但是，僅僅是憑這樣一句話，我們就可以斷定，這是一個非常冷靜和理性的人。他考慮問題的角度和深度，讓人十分讚嘆：一般而言，人們恐怕多會站在魏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樂羊吃拿自己的兒子做成的肉羹，誇說是對魏國、魏文侯的忠誠；但是，諸師贊從常人、常理的角度切入，卻發現了樂羊此舉不合人情、不合常理的地方。在此基礎上，他更是推斷，一個人假如就連自己的兒子都毫不在乎，眼不眨心不跳地喝下其子做成的肉羹，那麼，其內心之殘忍，一定無與倫比，什麼人都可以食之。而他這一異常深刻的分析，最終也讓魏文侯恍然大悟。

樂羊為什麼如此冷酷和絕情，是讓人感興趣的另一個問題。難道說是他從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就是這樣？平心而論這樣的家庭教育似乎其微。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只要是人，那麼，都會有「不忍」之心，因此，做父母的作為人，誰會對孩子進行這樣的教養？會不會是他從「私塾」裏，從他的老師那裏學來的？這可能性也不大，因為昔日「私塾」所傳之「道」，還不是以儒家學說為主旋律？而儒家那可是相當重人性、講人情的，孔子的「為親者諱」就是很好的證明。不是父母所教，又不是官府所宣導，進而形成了一定的氛圍，影響了樂羊的人生觀的？這是有可能的。因為對於魏文侯們來說，培育一大批可以為國家不惜「大義滅親」的臣民，對於鞏固其政權是有益的；所以，在那個年代魏國有關內容。同時，魏文侯一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中蘊含的沾沾自喜也讓人難免產生這樣的懷疑。

但是，鼓吹這樣的「思想」，提倡這樣的做法的危險又是巨大的：當公衆一個個都失去了人性、人情的時候，彼此不都成了為鬼難？在這樣的背景下，誰還會安全感？社會還能和諧和穩定嗎？而在那個並不遙遠的年代，一度不就是這樣的情況嗎？

革命一與「偉大領袖」，那時正在進行之中的「大躍進」，關進監獄很多年，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後，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才被釋放。而這時，她已經三十出頭了，錯過了結婚的最佳年齡。所以，這之後的幾十年，她一直單身。這是後話。而在那個年代，把這樣的說法叫做「大義滅親」，是受到高度肯定和讚譽的做派。不過，對於這樣的做派，我的內心深處總是充滿懷疑和恐懼，原因是我總覺得，一個人假如就連骨肉兄弟都如此絕情的話，那麼，對於其他人，還不是更如此？如此這般，我們還能相信誰？

近讀《戰國策·魏策》方才知道，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有類似的做法：「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羹，樂羊謂諸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身為魏將的樂羊，帶兵進攻中山國，中山國作為最爾小國，國力十分有限，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山國的國君拿魏軍沒辦法，只能拿魏將樂羊的兒子撒氣：將他煮成人肉羹送給樂羊。這一報復方式無疑有些殘酷，有些非人性；但是，作為做父親的樂羊，安坐於軍帳之中吃起拿自己的兒子做成的肉羹，並且一吃就是一大杯，無疑更加殘酷、更加非人性。對於樂羊這樣的表現，魏文侯的最初反應是有些驚訝，但又有些欣慰。為什麼驚訝自不必說，但又欣慰或許則是因為他感到樂羊將國家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上，是忠心耿耿的表現。然而，魏文侯手下的臣子睹師贊的那句話，還是給了他必要的提醒：連兒子的肉都吃了，還有誰的肉他不敢吃呢？這話的弦外之音乃是任何人都能聽得出來的：如此太過絕情的人，既然可以這樣對待自己的兒子，不也同樣可以這樣對待任何人？所以，

儘管說樂羊最後攻下了中山，為魏國立下了大功，魏文侯也對他的功勳予以了賞賜，但是從之後對他也有所警惕，對他的忠心有所懷疑。

對諸師贊其人，今天的我們了解十分有限。但是，僅僅是憑這樣一句話，我們就可以斷定，這是一個非常冷靜和理性的人。他考慮問題的角度和深度，讓人十分讚嘆：一般而言，人們恐怕多會站在魏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樂羊吃拿自己的兒子做成的肉羹，誇說是對魏國、魏文侯的忠誠；但是，諸師贊從常人、常理的角度切入，卻發現了樂羊此舉不合人情、不合常理的地方。在此基礎上，他更是推斷，一個人假如就連自己的兒子都毫不在乎，眼不眨心不跳地喝下其子做成的肉羹，那麼，其內心之殘忍，一定無與倫比，什麼人都可以食之。而他這一異常深刻的分析，最終也讓魏文侯恍然大悟。

樂羊為什麼如此冷酷和絕情，是讓人感興趣的另一個問題。難道說是他從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就是這樣？平心而論這樣的家庭教育似乎其微。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只要是人，那麼，都會有「不忍」之心，因此，做父母的作為人，誰會對孩子進行這樣的教養？會不會是他從「私塾」裏，從他的老師那裏學來的？這可能性也不大，因為昔日「私塾」所傳之「道」，還不是以儒家學說為主旋律？而儒家那可是相當重人性、講人情的，孔子的「為親者諱」就是很好的證明。不是父母所教，又不是官府所宣導，進而形成了一定的氛圍，影響了樂羊的人生觀的？這是有可能的。因為對於魏文侯們來說，培育一大批可以為國家不惜「大義滅親」的臣民，對於鞏固其政權是有益的；所以，在那個年代魏國有關內容。同時，魏文侯一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中蘊含的沾沾自喜也讓人難免產生這樣的懷疑。

但是，鼓吹這樣的「思想」，提倡這樣的做法的危險又是巨大的：當公衆一個個都失去了人性、人情的時候，彼此不都成了為鬼難？在這樣的背景下，誰還會安全感？社會還能和諧和穩定嗎？而在那個並不遙遠的年代，一度不就是這樣的情況嗎？

革命一與「偉大領袖」，那時正在進行之中的「大躍進」，關進監獄很多年，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後，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才被釋放。而這時，她已經三十出頭了，錯過了結婚的最佳年齡。所以，這之後的幾十年，她一直單身。這是後話。而在那個年代，把這樣的說法叫做「大義滅親」，是受到高度肯定和讚譽的做派。不過，對於這樣的做派，我的內心深處總是充滿懷疑和恐懼，原因是我總覺得，一個人假如就連骨肉兄弟都如此絕情的話，那麼，對於其他人，還不是更如此？如此這般，我們還能相信誰？

近讀《戰國策·魏策》方才知道，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有類似的做法：「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羹，樂羊謂諸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身為魏將的樂羊，帶兵進攻中山國，中山國作為最爾小國，國力十分有限，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山國的國君拿魏軍沒辦法，只能拿魏將樂羊的兒子撒氣：將他煮成人肉羹送給樂羊。這一報復方式無疑有些殘酷，有些非人性；但是，作為做父親的樂羊，安坐於軍帳之中吃起拿自己的兒子做成的肉羹，並且一吃就是一大杯，無疑更加殘酷、更加非人性。對於樂羊這樣的表現，魏文侯的最初反應是有些驚訝，但又有些欣慰。為什麼驚訝自不必說，但又欣慰或許則是因為他感到樂羊將國家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上，是忠心耿耿的表現。然而，魏文侯手下的臣子睹師贊的那句話，還是給了他必要的提醒：連兒子的肉都吃了，還有誰的肉他不敢吃呢？這話的弦外之音乃是任何人都能聽得出來的：如此太過絕情的人，既然可以這樣對待自己的兒子，不也同樣可以這樣對待任何人？所以，

儘管說樂羊最後攻下了中山，為魏國立下了大功，魏文侯也對他的功勳予以了賞賜，但是從之後對他也有所警惕，對他的忠心有所懷疑。

對諸師贊其人，今天的我們了解十分有限。但是，僅僅是憑這樣一句話，我們就可以斷定，這是一個非常冷靜和理性的人。他考慮問題的角度和深度，讓人十分讚嘆：一般而言，人們恐怕多會站在魏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樂羊吃拿自己的兒子做成的肉羹，誇說是對魏國、魏文侯的忠誠；但是，諸師贊從常人、常理的角度切入，卻發現了樂羊此